



柯仲平作：

大衆朗誦詩——

軍衛自區道

讀書生活出版社 總經售

邊區自衛軍

柯仲平

讀書生活出版社

一九三八年十月

原價附本
詳見書底

每册實價一角六分

一九三八年十月初版

總經售 讀書生活出版社

出版者 戰時知識社

著者 柯仲平

邊區自衛軍

目 次

前記

邊區自衛軍

游擊隊像貓頭鷹

前 記

在工人中，農民中，知識份子羣中……在這些大大小小的集會裏，我朗誦過三四十次了。使老太婆也能聽懂的是「邊區自衛軍」。每一首詩有一首詩的特點，因比朗誦的調子也不能盡同。朗誦是一種音聲的藝術，它包含着音樂歌唱的某種優點，同時也有講話的某些成份，但它的活動常在講話與歌唱之間。

經過好多次的實驗，我認為朗誦必須採取，利用流行民間的多種多樣的調子，如民歌，民謠，小調，大鼓，小戲，各種地方戲，說書……等的優點都應充分採用。再，某種程度內的適用的外國風也是可以吸收的。

但是，假使我們詩歌本身不能充分利用民族的，大衆的形式來表現這一大時代的內容，不能發展這些民族大衆的形式；那末，我上面說的那流朗誦風格也就不能具體實現。

現在已經是創造抗戰民族大衆詩歌的時候了。

空喊是無用的。應該埋頭實幹。

柯仲平 二七、八、四、

邊區自衛軍

(李排長與韓娃)

這是在邊區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聽來的故事，後來，把這故事詳細告訴我的，是工人代表林光輝同志。

這詩寫後，曾得到一位同志的最崇高的鼓勵。我除深致感謝外，以後必然是更加努力的。

我們的女藝方向是抗戰的，民族的，大衆的。這方向統一着我們女藝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我們正往這方向前進。

這詩，可以用民間的歌調唱。

我願將此詩獻給我們邊區的自衛軍。同時也獻給各地自衛軍。

—作者—

第一章

左邊一條山
右邊一條山
一條川在兩條山間轉
川水喊着要到黃河去
這裏碰壁轉一轉
那裏碰壁灣一灣
它的方向永不改
不到黃河心不甘

有個男兒漢
他從左邊山上來

他一轉一灣
下得山來要過川

他的身材不高也不矮
結結實實的一條好漢
他的服裝上下藍
腰間纏着一條黃河水色帶
他的背上背着刀
右手揮着一根旱煙袋
鴨嘴帽兒歪歪戴
脚下登着一雙麻草鞋
他那派頭像什麼？
說他像從前的俠客
他的腰間却有小手槍一桿
他身上的槍疤刺刀傷不算
額頭也曾帶過彩
他的一生好比這條川
不知碰過多少壁
轉過多少灣
他的方向永不改

他的工作比到黃河更艱難
他是不達目的心不甘
不達目的心不甘

他原來不喜歡憂愁
今天好像很憂愁
他耷着眉頭走
有心事，誰也猜不透

他自言自語的罵了：
「媽的叛徒王三
把你打飛
公審你，槍斃你，
看你叛變不叛變！」

清水一邊淌
混水一邊流
他是一路走來一路愁
他愁在心頭，恨上口頭

你問他的大名叫什麼？
川邊上，一個小娃子喊着：
「你從那達來？李排長——」
是小娃子的可愛

將他那鎖住的眉頭展開
他說「我從山上來」
「你往那達去？」
小娃子學盤查放哨
排長不敢不理這個小英豪
他回道「往村子裏去」
「你帶路條？」
「不帶」
「不帶？——」
不帶你怕是漢奸。
我要捉漢奸！」
排長笑起來
他說「我的路條就是我的嘴。
我告訴你吧：
你「噫」是個八路軍
你媽是個洗衣隊

你是童子團的一個小鬼！」

.....

太陽快要落到西山後
排長那有功夫再停留
排長給那小小英豪敬個禮
邁開身子就往川上走

三月裏
杏花開
三月川冰還未解
三分春暖七分寒

人在冰上走
水在冰下流
川流不願回頭
戰士那甘落後

他頭上有青空悠悠
青空中有幾片桃色雲兒浮

他却一眼看中川邊柳

砍那柳桿做矛子

他想一槓兒包管

扎穿一個敵人喉

過了川，是沙灘

沙灘過去是一個大村子

村子面着川流靠着山

村上農民多一半

不知在這村上住了多少代

他們都有鄉土愛

他們的鄉土和他們的血肉永遠分不開

第二章

排長還沒走進村子來

早有三三五五的自衛軍

在那兒，你一言我一語的亂談

他們談論的正是王三

他們可沒有聽見
排長的自言自語
「媽的叛徒王三
把你捉來
公審你，抽斃你
看你叛變不叛變！」

他們有的也在罵：
「媽的王三你逃跑
你總有天逃不了
……………」

「王三這小子好吃儉懶
他是自衛軍
他還常常躲着吃洋烟」

有一人像批評也像抱怨
他說「早就該防備王三
王三是個壞心眼
王三早就懷鬼胎」

另一人粗暴的質問：

「你知王三懷鬼胎
爲什麼你給他隱瞞
我們自衛軍的紀律他有心破壞
你不報告你給他隱瞞
你是幫助破壞！」

講王三「早懷鬼胎」的那人嗎

他臉紅筋漲

幾番幾次的爭着辯解
差不多就打起架來
因爲他受不了這一種批判

現在說他是「幫助破壞」

明天講他「有漢奸的嫌疑」怎辦！

那他從此吃不開

一輩子別想把頭抬

其實他何嘗不暗暗的承認了這種批判

不過，他只肯承認
是「無意的幫助了破壞」
是「無意的」，彷彿那破壞的責任哪
他就可以不負擔。

一場風波過去了。
「到底王三如今在那裏」
這個問題還是謎
這個謎還無下梢
他們的排長到來了

他們都來問排長：
「打聽出來了？」
「打聽出來了？」
.....

要打魚，先結網
要打豺狼先磨槍
網還沒結緊
槍還沒磨光

罷說魚兒會漏網
你會給那豺狼飽肚腸
我們的排長不上這種當
今天一天東村跑，西村跑
打是大概打聽出來了
軍機該秘密
捉漢奸那好叫人人知道。
排長不回答那個下梢
反將下梢來把同志們都考一考。
。

有的人是猜錯了
有的人猜中一半
有的心裏明白
口裏不敢說出來
因為他怕人家批評他
講他「爲什麼在先隱瞞」
最利害是怕人罵：
「某某同志，客觀上是幫助破壞，」
「某某同志，客觀上是幫助漢奸！」

山多出猛虎
茅舍出奇才
當中有一人
他的名字叫韓娃
他是我們自衛軍的旗手
他也不是不怕別人「罵」
只要人家罵的很恰當
却能把那罵話當好話

他先舉出種種可疑的事實
再發表他個人的見解
最後才下了一個鐵的判斷
這判斷，好比天外飛來一座山
叫人想抬不能抬
要推翻，無法推翻

他說「王三是去做土匪
引誘王三的
一定是漢奸托派！」

有人問「馬福川也有漢奸托派？」
他說，「上次我做工會代表到延安
我得見總工會的主任齊華。
齊華同志說——
有一天，延安城中放警報
抗大的英雄們真快
一下子就跑進防空壕
那知一個防空壕中早埋有炸彈
一炸把兩個人也炸死了——
那還是我們的延安呀
漫說這個馬福川」

排長也抓緊了這個問題
說明漢奸的利害。
他說——
造一座鐵橋多麼費勁
費了多少的工程
多少的年月
死了多少人
多少人爲它殘廢

陰謀破壞它
只要幾個人
偷偷的去拔下幾顆帽頭釘
你有車子也就不好行
如今的托派漢奸土匪們
就是這種偷偷摸摸的拔釘人
那鐵橋，就好比我們的抗日根據地
我們自衛軍是保衛鐵橋的哨兵

從這馬福川
過去便是喬麥川
喬麥川屬友軍管
原來土匪就常常活動在這兩交界
自從日本鬼子佔太原
這個兩交界
有幾次，已經發現了漢奸和土匪的勾結
「同志們，日本人爲什麼要收買土匪漢奸？」
排長問，排長又自己回答：
「一個炸彈要值幾千元
幾千幾萬個炸彈

幾千萬萬元。
使用漢奸多合算
它破壞了我們今年的春耕
我們的損失上千萬
日本人的花費不值幾個炸彈錢」

後來胡長又講到軍事方面
他一邊講，一邊畫
畫圖用脚尖
他說日本人第二期的作戰計劃分兩面：
第一面
是要打通我們的津浦綫
截斷我們的隴海路
奪取我們的潼關，西安
使我們的西北和我們的東南分裂
他好進攻我們的武漢，佔領武漢。
同時要將我們河東的軍隊
逼過河西來

另一面——

是包圍我們的西北
進攻我們的邊區
佔領我們的抗日根據地

這時節，不但徐州和潼關萬分吃緊
邊區也就很危急：
日本已經從那包頭下草地
從那寧夏邊境攻鹽池
三邊、神(木)府(谷)一帶有戰事
每天隔河炮打宋家川
宋家川離延安才不過二三百里地

馬福川，離延安
走起路，要十日
但這馬福川在環縣境
環縣地方靠鹽池
鹽池有危險，
馬福川將成戰區
馬福川是交界地
馬福川的自衛軍是一刻也不能有疎忽的

馬福川的自衛軍是一刻也不能有疎忽的
天色晚
排長將哨位分派
韓娃是排長眼裏的奇才
韓娃今晚一派派到馬福川口外

第三章

韓娃爲人強似鋼
打起來
噹噹響
用起來
硬邦邦

韓娃鋼中也有鉛
鉛性軟
打不斷
鉛性有如相思調
相思調子好纏綿

你敬他一大姆攞
他敬你一丈。
你把他按在地上
他一輩子也不和你來往

今天，李排長敬他一丈
還派他一個頂重要的哨崗
他是一輩子也忘記不了李排長

他原是一個僱農
曾分得土地三畝
為保護手中的一點利益
也為着抗日革命潮的高漲
打日本，勇敢上戰場
他和我們邊區農業工人們的想法都一樣
王三本是鄉中小流氓
王三的想法和他不一樣

一更天

月兒照在他的矛子上
矛子尖端閃白光
閃光隨着韓娃走
韓娃提着矛子一路走來一路唱
一路走來一路唱

他唱「走路要往大路走
大路人來往
小路多賊寇」
他想他是來放哨
運道好才遇賊寇

不覺走到馬福川口了
他閃着圓圓小小
可是滿有神氣的眼光
向那四方八面搜着搜着瞷
瞷罷了又側着耳聽：
五里外有荒村狗叫

我們放哨的

走到峭崗上
責任心要重
警覺性要強
眼觀六路
耳聽八方
自己不上敵人當
還不叫敵人漏網

他選擇了一個地方
那地方，在路傍
路是狹窄的
只容得兩人並肩來往

他站在左邊路傍
他可以遠望
又可以隱藏
他能隨時跳出來
襲擊對方
對方却不能够一下子
闖到他身上

月有光
山有陰
正是一幅濃墨畫
只不見有畫中人

韓娃的濃眉如鐵條
臉上的絡腮鬍子如刺
他比排長更高更結實
這樣畫不在畫裏
我們只好把他唱成歌兒寫成詩

二更裏
月色分外清
多一陣
不見有行人
他想吸袋煙
吸袋煙來好解悶

他掏出煙袋

裝上煙
要擦火
却怕火柴光被敵人發現

他把紐扣兒解開
他灣下腦袋
在懷裏擦火
吸起煙來

煙斗子冒火又怕人發現
脫下帽子來
將煙斗包圍

不妨管工作
吸袋旱煙算什麼
有些人是吸起煙來好工作

韓娃吸罷煙
正將煙管插進袋
啊——啊，

遠遠的路上，
他發現
有兩個黑影
一前一後的走過來

他沉着的，輕輕的邁上一步看●
緊緊的握着矛子桿，仔細看：
那兩個黑影手中好像有短棍
看不清，有沒有手槍別在腰間

那黑影已經越走越近，越來越近●
近到只離他的哨位十來步
他猛然
大喝一聲——
「口令！」

好比手榴彈
這猛然的一聲
也好像地震
使敵方立脚不定

退不能
前進也不能
不知怎樣回答這「口令」

韓娃再追問一聲
「口令！」
那兩個黑影仍舊不知怎樣回答這「口令」●

韓娃的喝聲
不像在高山打鼓
像在羣崖之間打炸雷●

他又喝——
「站住！——
什麼人？」

前頭那個黑影比較有分寸
他回答：
「是——是兵，是兵！」

他們不知韓娃這裏藏着幾個人
韓娃手中有槍無槍他們也看不清
他們一來就有幾分怕盤問。

後面那個黑影好像要逃跑
不敢就逃跑
是怕後面有槍聲

路是狹窄的
只容兩人並肩行
路是狹窄的
一粒子彈可以打穿兩個人

韓娃在估量：
他們也許當過兵
現在却不會是兵
真是兵來那怕人盤問

他們有點像逃兵
前頭那個像五分

後面這個一分也不像

韓娃的經驗

幫助了韓娃的聰明

前幾天，他曾盤問

友軍區來的兩個逃兵

那逃兵的態度開初很頑強

一點也不服我們自衛軍的盤問

自衛軍在那逃兵的賊裏

不過是手提着矛子的老百姓

這兩個黑影

一定是土匪——

韓娃很快就能下斷定

斷定是斷定

「武斷」就不行

昨天的情景

不一定合今天的情景

韓娃爲人有果斷

他知道隨機應變
還能夠處處留神

他不要吃眼前虧
更不要放鬆敵人
他是一個人
對面是兩個黑影
前頭是一個粗壯的黑影
叫他難放心

韓娃乘他們胆戰心驚
逼他們——
「放下棍子！」
「轉過身子！」
「兩手兒往後背起！」

他們摸頭不着腦
想不透韓娃的高深
也是「光棍不吃眼前虧」：
好好的放下鞭子

轉過身子
雙手兒往後背起

韓娃自己也覺得希奇：

他今晚的命令
有無限的威力
黑影像犯人
他像法官
黑影像瘟豬
他像天神

本來也不算希奇
他的「口令」
關係邊區的安危
他的命令
不但代表自衛軍
代表老百姓
是代表一個戰鬥民族的聲音
他的 一 根 鐵 矛 子 背 後
站着四萬萬以上的中國人

他跟着盤問：

「來幹什麼的？」

黑影回答：

「是來買菜的」

這回答雖然是戰戰兢兢

這個回答一點不遲疑

分明是早有準備

韓娃當然不相信

不相信也繼續發問：

「是那裏的部隊？」

前頭那個黑影搶着答

他怕後面那個露馬脚

他說，「是江師長的部隊。」

韓娃一步追着一步問

一問更比一問緊

問答如兩軍對壘

該前進就要前進

「是江師長的部隊？
在什麼地方駐紮？」
「在醫麥川駐紮。」
「爲什麼不帶徽章」
「沒有帶徽章」
「帶路條？」
「來買菜，忘記帶路條。」
「帶有介紹信？」
「不帶。」

「那末你們一定不是好人了。
不是好人
帶把鄉政府審問！」

還是韓娃的聰明
也是韓娃的愚蠢
說他們不是好人
又說帶他們到鄉政府去盤問
除非你有完全的自信

自信你可以強制他們：

一人帶兩人，怎好帶，
他們不是兩個死豺狼
讓你將矛子穿在中間
你一挑便挑在肩上

說他們不是好人
嚇壞了他們
也激動了他們
他們求命不得命
他們就會和你拚
韓娃防備黑影和他拚
韓娃不是孫猴子
拔根毛兒可以變自己
他想先殺翻一個
帶一個活的回去
死的明天來收尸

但是韓娃也有點遲疑：

罪人不經過審判
如何能將他殺翻
韓娃曾經殺過人
韓娃從來不敢這樣便殺人

事到臨危須放胆
事到臨危應該早早下決斷
韓娃在那半分鐘以內
偏偏決斷不下來

那時好像天開眼
一個老人走出來
老人拿着拐杖指一指
韓娃猛然想起了老人的告誡：

「你不打狼狼吃你
你不殺敵人
反受敵人害！」
韓娃這才舉起矛子來

韓娃剛剛舉起矛子來

韓娃的心思又突然改變
「事事總要辦週全」
這是韓娃的習慣
誤殺人，他不願
是漢奸，他顯得活脫兩個漢奸

他不但不將矛子扎過去
反使用一種溫和的言語
這種言語好像滾油湯
熱烈在心裡
溫和在面上

他說，「我相信，你們來，是買菜。
怪只怪你們的長官
不給你們帶着路條來。
也難怪你們的長官
忙到前綫去抗戰
事情本來很麻煩

「你們既是兵，

該知道咱兵的責任
請不要怪我
我不是和你為難

他打定主意：

要叫一人在先走
走了幾步後
再叫一人走
他跟在後頭

這樣走，他可以打破兩人的同謀
他們和他拚
他就是從這後面一個先下手
一人對一人
他可不用愁
那個要逃跑
至少當中一個跑不掉

那知他叫前頭那人「開步走」
那人不但不走反退後

這個當兒退後爲的什麼呀？
不是怕，便是起了壞念頭

黑影何嘗不在打主意
「三十六計
走爲上計。」

韓娃事事要週全
不能週全，不能週全
只好抓緊那最重要的一點

韓娃舉起矛子要下手
看呵——
早見一個大黑影
飛落在兩人的背後

那個大黑影子當時喝：
「那裡走！」
他兩人，好比黑松林中遇李逵
嚇得屁滾尿又流

大黑影身傍
飛起了一片刀光
黑影與刀光
橫檔在路上

他兩人，很奇怪
以爲這個大黑影
原來就與韓娃在一塊
那知韓娃也奇怪
不知黑影到底飛從那裡來

韓娃聽得那聲喝
腦中打起一個大波浪
浪頭上帶着驚惶
浪尾上是李排長

他何等愉快
他正感覺到一人的勢力孤單
萬不料有他崇拜的人來

幫助他解決困難

他也有點覺得不滿足
假使他崇拜的人物
看他把個困難的問題完全解決了
解決了，才出來，
那他不知要怎樣的愉快

說起來，排長何嘗沒有暗中看
排長已經看了好半天
假使韓娃無危險
又能把事辦週全
排長正好不忙跳出來——
要明白一個同志的忠實機謀和勇敢
最好是暗中調查暗中看

路見不平也拔劍
同志遇危險
事情難週全
排長那能不出來

排長來查哨
已經查了好幾哨
韓娃的盤查本事特別高
排長也在崇拜韓娃了
不過排長沒有講出來
韓娃不知道

前無路，後無路
矛子刀光下
綁起了兩個奸徒

第 四 章

綁起了兩個奸徒
一帶帶到鄉政府
開初他們是含含糊糊，吞吞吐吐
「吊起來！吊起來」
一部實情全吐露
他們並不是什麼江師長的隊伍

他們是和苗鳳樓一道的濃奸匪徒

向他們，問王三

王三的下梢也完全明白了。

韓娃的那個判斷

原來就像天外飛來一座山

叫人想抬不能抬

要推翻無法推翻

今晚，他的判斷已經成鐵案

當時有同志偷偷的看了韓娃一眼

表示敬愛，也表示羞慚

韓娃這時候反而有一點忸忸怩怩

忸怩像被羣衆歡迎的一個小孩

一個匪徒還說呢：

他們是受王三害

不爲王三，

他們今晚不到馬福川上來

他們一來做偵探

二來是收買王三的幾個「同伴」

問道王三如今在那裏
他們說，王三如今也沒有得意
他被苗鳳樓關在一個土寨裏
苗鳳樓恐怕他還有點虛情假意，
恐怕他是自衛軍故意派去的探子
要等這兩個奸徒「成功」回去
才相信王三的投降是實實在在的
年長的那一個匪徒
他也胡亂栽誣
他說誰是王三的拜把兄弟
誰又是王三的什麼親戚
恰好傍邊有一人被他的胡說
邪人一拳頭
打落他門牙兩顆

鄉政府的審問完畢
當夜帶交縣政府
馬福川離縣政府
還有四十幾里路

送到時，已是五更初

第二天下午

八個區的人都來參加了

一千多男男女女

公審兩個漢奸匪徒

三十幾歲的那個

眼睛紅，樣子兇

二十三歲的那個

臉慘白

低着頭

像做夢

「要殺就殺

要打就打

不殺不打

送到前線去抗日」

說這話的人

就是粗壯的那一個黑影

卅三十幾歲的一個壯丁

凡是中華民族的兒女

羣衆沒有不望他抗日

只有這兩人

羣衆說：

「送到前線還是搗亂的！」

羣衆都要求槍斃

漢奸土匪的末路是槍斃

還有人主張殺頭

有人主張用矛子將奸匪扎死

在「打殺漢奸」的一片歌聲裡

說「奸匪到頭是槍斃」

不如說「奸匪被羣衆活活的恨死」

歸來了，歸來了，

八個區的自衛軍

八個區的男男女女

勝利的歸來了

×

×

×

我們自衛軍的旗手(韓娃)
高舉着自衛軍的旗幟
我們自衛軍的排長
喊着「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我們自衛軍的全體同志
眼裡飄揚着那勝利的旗幟
跟着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我們的老百姓
歡迎着我們的自衛軍前進
眼裡也飄揚着那勝利的旗幟
心裡跟着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我們的軍民都是英勇抗戰的
我們裡面不容有個壞分子
我們軍民一致「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我們自衛軍的任務何等重大
保衛邊區
保衛抗日根據地——

保衛西北

保衛全中國

爲爭取我們的最後勝利

我們前進，「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五一節前夜寫畢

原书空白

游擊隊像貓頭鷹

游擊隊，游擊隊，
白天隱，夜裡行，
白天隱，夜裡行，
游擊隊像貓頭鷹，
像貓頭鷹。

游擊隊，貓頭鷹，
釘着鬼子們走，
追着鬼子們行，
乘鬼子們不備，
打擊鬼子們！
打擊鬼子們！

正月裡，正月正，
一隊游擊隊，
釘着鬼子們，
追着鬼子們，
釘着釘着，
追着追着，追到這山林。

正月裡，是新春，
新春有個「一二八」，
紀念「一二八」，
游擊隊決定：
在今夜三更
襲擊對面那座馬家村——
馬家村有日本鬼子一聯隊。

三更，三更，快到三更
除了微微的風聲，
滿天星星，透過松林，
閃着眼睛，閃着眼睛，

靜悄悄的 靜悄悄的，
等待着襲擊的命令。

三更，三更，快到三更，
忽然間，有鳥鳴三聲
(xyxy—xyxy—xyxy—
這是隊長的號令)
什麼都緊張起來了，
最緊張的是本地姓馬的幾個農民：

他們的曾祖馬鳳林
到這荒地來開墾，
後來才有這個馬家村
如今的這馬家村，
已經不能再有一個馬家人，
逃不了的馬家男子被殺了，
跑不了的馬家婦女被姦淫；
今晚夜，他們要在祖宗的墳地上，
赶走這批鬼子們！
赶走這批鬼子們！

三更，三更，己到三更，
又聽得幾聲鳥鳴，
(BúBú — BúBú — BúBú ——)
游擊隊，
不呼氣，
不着聲，
走——閃起貓頭鷹的眼睛，
 向馬家村前進！前進！前進！

他們分一隊到馬家村北擾亂去，
 分一隊向馬家村南面襲擊。
 村南比村北稍稍的空虛，
他們乘虛便一直殺進村子裡。
 日本兵往村東逃跑，
 在村東，又中了他們的埋伏計。

哈哈，好卑怯的日本兵啊，
 好卑怯的日本兵，

飛機，大炮，坦克車—沒有效力，
日本兵便立刻喪失了戰鬥的勇氣，
像烏鴉，烏鴉遇見貓頭鷹，
烏鴉遇見貓頭鷹。

正月裡，正月正，
「一二八」紀念的襲擊完成，
（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月月都有新使命。）
游擊隊，又起程，
白天隱，夜裡行，
白天隱，夜裡行，
游擊隊像貓頭鷹
像貓頭鷹。

1938, 1, 26, 延安.